

簡論日僧圓仁（慈覺）傳播的「五會念佛」與「秘法」

學生：釋忠誠

目錄

提要	2
引言	2
一、傳播者——圓仁	2
二、傳播的訊息——「五會念佛」與「秘法」	3
三、 傳播的手段	5
（一） 五會念佛——常行三昧院	5
（二） 秘法——授灌頂、熾盛光法、文殊八字法	6
四、 受者——當時比叡山的僧俗及皇室家族	8
五、 傳播的結果	9
（一） 五會念佛	9
（二） 秘法	11
六、 結論	11
參考書目：	13

提要

本文主要探討日僧圓仁的「五會念佛」與「秘法」之傳播情況；圍繞著其傳播者、訊息、手段、受者、結果等幾個方面進行簡略的論述。

圓仁入唐求法十餘載，回國後大力宣揚「五會念佛」和當時流行的「秘法」。主要借助於皇室的力量，來宣傳他的教法。信徒遍及了皇室大臣，乃至普通的百姓。其所傳播之教法對後期的日本佛教影響頗深；「五會念佛」成為了天臺宗日常的必修功課；「秘法」也成為了臺密的代表性教法，諸多大型寺院，都有定期的為其舉行共修法會。

關鍵詞：「圓仁」、「傳播」、「五會念佛」、「秘法」

引言

縱觀二千多年來的佛法傳播，一直是伴隨著不同的傳播方式與發展。從早期的師承口傳，到貝葉寫經；自漢代傳入中國以來，隨著歷史的變遷日益興盛，迄至唐代，發展到了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高峰。不乏有海外使團和僧侶到長安來學習，其中日本就曾多次派遣唐使入唐求法；較為著名的有空海（774-835）、最澄（767-822年）、圓仁（794-865）等，學成歸國後，對日本的佛教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討論圓仁所傳播之「五會念佛」與「秘法」。

一、傳播者——圓仁

圓仁（794-865）是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入唐八家」之一。俗姓王生氏，日本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794），生於下野都賀郡（今櫛木縣）。幼年

時便在家鄉大慈恩寺出家，其剃度恩師是鑿真（688-763）的弟子廣智（?-?）。十五歲時投入日本天臺宗始祖最澄門下，學習《摩訶止觀》。¹弘仁三年（813），十九歲的圓仁以「遮那照」得度，標誌著他通過了天臺宗的考核。

至弘仁十三年（822）最澄圓寂，臨終時囑咐圓仁：「為了守護佛法，您一定要渡海赴唐，千難萬險亦在所不辭！」²為完成恩師之遺言，圓仁於承和二年（835），便隨遣唐使入唐求法，過程中兩次失敗和苦熬歲月終於在唐文宗開成三年（838）離開日本抵達中國揚州。³在唐學習十餘年後，於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九月底，乘搭新羅海船，帶著在唐求得的經論注疏共五十九種返回日本。歷經了一個多月航海旅程，於同年十月三十日抵達日本博多，便開始大力推行從中國所帶來的經典教法；其中「五會念佛」與「秘法」，便是他要大力傳播的教法之一。

二、傳播的訊息——「五會念佛」與「秘法」

圓仁在唐求法期間，到五臺山巡禮參學時，在竹林寺看到「有般舟道場，曾有法照和尚，於此堂修念佛三昧，有敕號大悟和尚」。⁴他在回國後於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並在仁壽元年（851）開始傳播修持自五臺山帶來的五會念佛法。「移五臺山念佛三昧之法，傳授諸弟子等」（《慈覺大師傳》）。

「五會念佛」，是唐代（618-907）高僧，淨土宗第四祖法照大師（767-821）

¹ 《慈覺大師傳》卷 211，載《續群書類從》第 8 輯下，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937 年版，683-684 頁。

² 李豫川（1999），〈日本高僧圓仁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禪刊主頁》第五期。

³ 參見三木（2015），〈日本高僧遊唐朝：古代壯遊者如何踏上冒險求道之旅〉，<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e6%97%a5%e6%9c%ac%e9%ab%98%e5%83%a7%e9%81%8a%e5%94%90%e6%9c%9d/>，2021/08/03 瀏覽。

⁴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大正新脩大藏經》，2019 年 8 月 3 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B18, no. 95, p. 68a3-5。

所創（有的資料稱為法道和尚），世人稱他為「五會法師」。他依據《佛說無量壽經》卷一：「清風時發，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⁵而創立，具體的念佛音調，在他著的《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卷一中這樣記載：

第一會平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二會平上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三會非緩非急念，南無阿彌陀佛；第四會漸急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五會四字轉急念，阿彌陀佛。⁶

圓仁入唐求法時，正好在五臺山遇到了這種念佛方式，並將其傳回了日本。與此同時，為了順應統治者的信仰需求，為使佛法得到更好的傳播，對當時流行的「秘法」也是大力弘揚。在楊曾文〈圓仁和日本天臺宗〉的研究也提到圓仁把密教傳入日本之後，把他所寫的判教理論著作《辯顯密二教論》、《十住心論》、《密藏寶鑰》等，明顯地利用了唐朝密教高僧良賁、惠果等人的思想。而且把真密教為最高的地位，甚至勝於天臺圓教的判教論。⁷可見圓仁回來之後就把念佛法門和秘法成功地引入了日本的天臺宗。

關於圓仁如何接觸到密法，在《慈覺大師傳》也有一一記載：「又有一碩德名全稚高六尺餘，又解梵書。來致勞問既而歸去。大師即訪尋。請為阿闍梨蒙受灌頂。於是始授金剛頂大教。便附囑所持金剛界大曼荼羅又授以師資相傳之法。」⁸他的密法是從全稚和尚學習而來，經過專門修持和授灌頂之後，他便把金剛界借抄帶回日

⁵ 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一，《大正新脩大藏經》，2021年8月3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T12, no. 360, p. 271a1-2。

⁶ 唐·法照述，《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卷一，《大正新脩大藏經》，2021年10月3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T47, no. 1983, p. 476b27-c2。

⁷ 楊曾文（1997），〈圓仁和日本天臺宗〉，《中華佛學學報》第10期，頁267-278。

⁸ 《慈覺大師傳》卷211，載《續群書類從》第8輯下，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37年版，686-687頁。

本。這些秘法都儀軌成爲他後來弘傳秘法的概要。

三、傳播的手段

(一) 五會念佛——常行三昧院

說是一種傳播手段，不如說是圓仁的智慧過人，他那契理契機的弘法方式，非常值得我們大家讚歎和學習。首先是他繼承了最澄的遺志，把從中國學來的「五會念佛」法，在比叡山傳授於弟子。

日本圓仁至五臺山，習得念佛三昧之法，回日本後，於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始修不斷念佛之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顯戒論卷上〕
p4524⁹

因為最澄在世時對四種三昧¹⁰非常重視，其中「常行三昧」又名般舟三昧，規定行者在九十日間一邊旋繞，一邊口誦阿彌陀佛名號、心念阿彌陀佛形象。「常行三昧」與「五會念佛」法，二者在修持的方法上極為相似，都是以念阿彌陀佛聖號為主。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院，弘揚五會念佛是最適合不過的了。換句話說像林佩瑩學者在〈圓仁訪五臺山之路上的新羅人脈：對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新見〉文中也濃縮提出：「圓仁從中國返回日本後有將『五會念佛』融進了一種新式的天臺宗『常行三昧』」，¹¹這就是他想要宣傳念佛法門的技巧和意

⁹ 佛光大辭典（慈怡法師主編），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25E5%25B8%25B8%25E8%25A1%258C%25E4%25B8%2589%25E6%2598%25A7%25E5%25A0%2582.html>。

¹⁰ 指《摩訶止觀》卷二（上）所舉的常坐、常行、半行半坐、非行非坐等四種三昧，又稱四種大道。四種三昧即緣此四行法而入住三昧。丁福保編著《佛學大辭典》（電子版）。

¹¹ 林佩瑩著、釋妙江主編（2018），《五臺山信仰多文化、跨宗教的性格以及國際性影響力：第二次五臺山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新聞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02-303。

義，也是對天臺宗的修行方法改變的重要要素，尤其是注重了吟唱和念誦。所以圓仁在日本弘揚「五會念佛」成功，不能略過與天臺融合的這點。

有了最澄的攝受力，以及原有的常行三昧念佛方法等因素，大家對圓仁所傳播的「五會念佛」法也就不覺得陌生，而且他也意識到這念佛法門對於民衆百姓也容易理解和接受又能答應人們的心靈需求，而一旦受到大眾的信心就能很快廣泛傳播；從此比叡山便興起了「五會念佛」法的淨土法門。

（二）秘法——授灌頂、熾盛光法、文殊八字法

「秘法」因為其神秘性和所宣揚的靈驗性，受到統治者的追捧，傳播密教的僧侶也把秘法當作弘揚佛法的利器，官方修持秘法，自平安時代（794-1192）起在日本的護國法事中佔有主導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官修秘法包括「後七日禦修法」、「太元帥法」、「熾盛光法」、「大安鎮法」等。

圓仁學成歸國後，便多次被邀請於宮中修持各種秘法：

承和十五年（848）三月，圓仁入京。同年六月，朝廷批准圓仁授灌頂，並賜予他傳燈大法師位。七月，又命其補內供奉¹²十禪師位。……嘉祥二年（849）春，圓仁築壇授灌頂，其時登壇從圓仁受三昧耶戒¹³者千餘人，盛況空前。同三年，圓仁應朝廷之請，於宮中先後修文殊八字法、七佛藥師法、熾盛光法等秘法。九月，朝廷批准於比叡山建立專弘秘法

¹² 「內供奉」是在內到場供職的高僧，常在宮中值宿。（請參考，師敏著：《圓仁的入唐求法及其對日本文化對影響》，陝西人民出版社，2016.12，頁 137，腳註 1。）

¹³ 授傳法灌頂以前所授之作法也。三昧耶有不違越之義，故於通戒，初上座，次驚覺鈴作法，歸命，運心懺悔，歸依，發心遮難，請師，羯磨及楊枝打，塗香，花鬘，燒香燈明，齒木，金剛線，金剛水是也。諸儀軌訣影一曰：“密教修行，先三摩耶戒，初門也。今修四度加行終，傳法灌頂之時，初受三摩耶戒者，末世也。何則？所謂三摩耶戒者，以三種之菩提心為戒也。住於根本三摩地之心，而非三平等則之心，則行法不成就故也。”（請參考：《佛學大辭典》網路版，<https://zh.wikisource.org/wiki/佛學大辭典/三昧耶戒>）

的總持院，置僧十四人，……九月，又為國家修鎮國灌頂。同年，圓仁被委任為仁王會¹⁴的禦前講師，並撰述《金剛頂經疏》七卷。¹⁵

圓仁非常清楚識時務者為俊傑的道理，統治者既然崇尚秘法，那就以秘法的方式向他們傳播教法。教法想要得到更有效的推行與傳播，與皇室的关系至關重要。因為得到皇室的支持和擁護，圓仁得以多次舉行灌頂儀式，並以千餘人傳授三昧耶戒；後又於宮中先後修文殊八字法、熾盛光法等秘法。修此「八字法」在日本歷史上圓仁屬於首位。此後不久，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在比叡山建立總持院，又被委任為仁王會的禦前講師。在這片〈圓仁五臺山求法及在日本弘法〉期刊也有記載說圓仁還以殊勝的秘密儀式為天皇和左右隨從灌頂，兩三個月以後，圓仁也為皇太子和皇室的高官們做了同樣的灌頂等受戒儀式。¹⁶

由此可見，圓仁傳播的秘法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從而給他的弘法之道奠定了堅硬的基礎，他所傳之秘法不僅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同時也遍及了皇室家族。

嘉祥四年（851）4月，圓仁為使秘法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便奏請文德天皇效仿唐朝皇帝的本命道場青龍寺，在比叡山東塔，建立祈願皇帝玉體安康，皇位安穩的本命道場「法華總持院」來修「熾盛光法」。並依據《消災吉祥經》，宣稱掌管了國王和大臣們的本命星：

¹⁴ 「仁王會」又稱仁王齋、仁王般若會、仁王道場、百座道場、百座會。乃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而講贊仁王般若經之法會。（請參考：《佛學大辭典》網路版，<http://dzj520.com/cidian/cidian1/12267.html>）

¹⁵ 王頌著，魏道儒主編（2015），《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西元 20 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37。

¹⁶ 鄧仁有（2012），〈圓仁五臺山求法及在日本弘法〉，《滄桑》第一期，頁 62。

若有國王及諸大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或被五星陵逼，羅睺彗孛妖星，照臨所屬本命宮宿及諸星位；或臨帝座於國於家及分野處，陵逼之時；或退或進作諸障難者，但於清淨處置立道場，念此陀羅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飾壇場，至心受持讀誦，一切災難皆悉消滅不能為害。若太白火星入於南門，於國於家及分野處作諸障難者，於一忿怒像前，畫彼設都嚙形，厲聲念此陀羅尼加持，其災即除移於不順王命悖逆人身上，受者即說陀羅尼曰。此陀羅尼，一切如來同共宣說。……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¹⁷

經文中說到，皇帝的本命星如果受到妖星的侵害，皇帝和國家就會遭到不幸的災害。但如果修持「熾盛光法」就可以消災免難，國泰民安。於是朝廷批准了圓仁的請求，並詔命於比叡山修建總持院作為專修「熾盛光法」的道場。因該法主要為天皇祈福，總持院又被稱為天皇的「本命道場」。此時圓仁的弘法之道，已經發展到了日本佛教史上的一個高峰。

除此之外，在楊曾文的研究也指出，圓仁都把《法華經》、《華嚴經》、《維摩經》等說成密教，來建立他的密教化思想。¹⁸話句話說，他的秘法思想的依據是脫離不了顯教的義理。

四、受者——當時比叡山的僧俗及皇室家族

圓仁之所以能在比叡山傳播「五會念佛」，是因為之前最澄就在此山，引入

¹⁷ 唐·不空譯，《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大正新脩大藏經》，2021年8月3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T19, no. 963, pp. 337c17-338a10。

¹⁸ 楊曾文（1997），〈圓仁和日本天臺宗〉，《中華佛學學報》第10期，頁272。

了智顛（538-597）的《摩訶止觀》中所講的四種三昧，其中就有口常唱阿彌陀佛聖號、心常念阿彌陀佛的「常行三昧」。也就是「五會念佛」未傳入之前就有了淨土念佛的基礎，因而圓仁所傳播的「五會念佛」才會迅速地得到民眾的接受。

秘法在日本受到廣泛的歡迎，上至皇室家族，達官貴人；下至普通黎民百姓，都對其虔誠的信仰和奉行。最明顯是，他「受到三位天皇的崇信，繼空海之後再次在日本朝野掀起密教熱」，¹⁹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早期巫術信仰的影響。他們把秘法當作了更加強有力的巫術，貴族迷信秘術，並且利用秘術息災、滅罪、延壽、安產、除魔、驅病、招財等等，所以秘法就變成了他們萬能的靈丹妙藥。²⁰

五、傳播的結果

（一）五會念佛

圓仁在世時，他所傳播的「五會念佛」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即便是圓寂後，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

貞觀七年（865）依照圓仁的遺願，比叡山僧人首次演習此法門，並更名為「不斷念佛」法門。元慶七年（883），比叡山上常行三昧堂落成，成為專修此法門的固定場所。自此，「不斷念佛」與「常行三昧」聯繫在一起，並迅速在比叡山流行，成為天臺宗僧侶的固定功課。²¹

圓仁圓寂後不久，比叡山僧人便將此法門更名為「不斷念佛」，並與「常行

¹⁹ 楊曾文（1997），〈圓仁和日本天臺宗〉，《中華佛學學報》第 10 期，頁 270。

²⁰ 王頌著、魏道儒主編（2015），《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西元 20 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84。

²¹ 王頌著、魏道儒主編（2015），《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西元 20 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47。

三昧」聯繫在一起，納入了他們日常修持的功課中，成為了天臺宗僧侶的固定功課。

據《日本往生極樂記》記載，圓仁的弟子相應（831-918）、圓珍的弟子增命（843-927）都熱衷於修習念佛法門，臨終時還口唱阿彌陀佛名號，禮拜西方。另一位天臺宗僧侶延昌（880-964）也熱衷於淨土信仰。他每月十五招諸僧唱彌陀贊，探討淨土教義；死前三七日還於枕前安置阿彌陀佛和尊勝佛頂兩像，以絲線連接佛手與自己的手，不斷念佛。由此可見，西元9世紀天臺宗僧人中確實出現了信奉淨土的風氣。²²

由此看來，圓仁傳入日本的「五會念佛」不僅對比叡山的僧人有影響。對後來修持淨土，或專修「念佛」的修行者，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伸展出更多淨土修行方法，吸引了更多徒眾。因為在初期的日本佛教，淨土宗不被視為一個解脫眾生痛苦的法門，而是與本土崇拜祖先信仰有密切關係。當初的淨土閥門是為了超度祖先死後能往生淨土而舉辦了一些超度儀式。這些儀式只是能撫摸亡者的靈魂而已，極樂淨土又只是死者安居的地方。連從皇室的人物也容易看到這個現象。如在《續日本紀》記載非常多類似的事件：

光明皇后薨四十九天後，朝廷令各個寺院要畫一幅彌陀淨土，抄寫《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並用來追悼皇后。此外，在她的首忌日，朝廷在法華寺內建造一座名為阿彌陀淨土院，並給她舉辦超度儀式。²³

總之，這段時間的淨土只是融合，侵入了世俗，沒有清楚表現出粗個人修行的意義。

²² 王頌著，魏道儒主編（2015），《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西元20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48。

²³ 宇治谷孟（1992），《續日本紀卷三》，講談社出版社，頁359-361。

（二）秘法

圓仁所弘揚的秘法也非常具有影響力：

嘉祥三年（850），圓仁初修此法，遂成為臺密的代表性秘法。平安時代、鎌倉時代，皇室必修此秘法，一直到現在，天臺宗青蓮院仍在每年元旦「修正會」和十月「秋期大法要」上修此法。²⁴

可見圓仁傳播的秘法在日本無論是在何時代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依然有人為其定期的修持和舉行大法會。這就說明瞭圓仁傳播的秘法契合日本的需求，也確切地給實行者帶來了意義，不然也經不起千百年來的考驗。而且，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成功把天臺哲學和密教互相結合起來，用自己所學的靈活地傳播出去，因而他的秘法影響力對於日本並不小。²⁵

除此之外，圓仁弘揚「五會念佛」和「秘法」的效果不能不提到他所撰寫的一些著作以及從中國帶回來的教法、儀軌，總 550 本。最明顯能夠看出他的思想的著作要提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金剛頂經疏》、《蘇悉地經略疏》、《顯揚大戒論》等。²⁶

六、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傳播佛法，除了要有一顆大菩提心外，還要有堅強的毅力和過人的智慧。瞭解當地的文化風俗和信眾的根器至關重要，要能做到契理契機的因材施教。圓仁雖然不是第一個人把淨土和密教思想傳入日本，但是

²⁴ 王頌著，魏道儒主編（2015），《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西元 20 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83。

²⁵ 參見鄧仁有（2012），〈圓仁五臺山求法及在日本弘法〉，《滄桑》第一期，頁 63。

²⁶ 參見人名檢索，<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search.php?aid=A001402>，2021/08/06 瀏覽。

「五會念佛」與「秘法」的起色之所以能在日本開枝散葉，是因為圓仁發掘到了其故有的潛在因素。憑藉著最澄的影響力和「常行三昧」的念佛法，「五會念佛」便輕易地得到了信眾的信受和奉行。瞭解到當時皇室與民眾信賴巫術，崇尚秘法；便向其宣傳之，有了皇室與大臣們的護持，圓仁的佛法傳播自然也就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日本佛教的形成並沒有看到來自印度傳教的僧人的出現。過程中又不斷與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文化交流關係，像圓仁這樣的這些高僧，帶著一顆熱誠求法之心，再次使佛教往東傳。受到皇室與民眾的接受就是當時日本佛教發展的大優勢，使一個外宗教得到重視。除了困難重重，圓仁的努力傳播顯密二教也幫助佛教在本土順利紮根並呈現出許多發展的跡象，成為他所在文化的一部分。

參考書目：

一、電子資料文獻

1. 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一，《大正新脩大藏經》，2021年8月3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T12, no. 360, pp. 265c03-272b2。
2. 唐·法照述，《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卷一，《大正新脩大藏經》，2021年8月3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T47, no. 1983, pp. 474c19-482a7。
3. 唐·不空譯，《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大正新脩大藏經》，2021年8月3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T19, no. 963, pp. 337b18-338a26。
4. 圓仁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大正新脩大藏經》，2021年8月3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2021.Q3, B18, no. 95, pp. 67b01-96a5。
5. 《佛學大辭典》，網路版。

二、史料

1. 宇治谷孟（1992），《續日本紀卷三》，講談社出版社。

三、專著

1. 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 1999，《日本佛教史綱》，商務印書館。
2. 王頌著，魏道儒主編（2015），《世界佛教通史·第九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西元 20 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 師敏著（2016），《圓仁的入唐求法及其對日本文化對影響》，陝西人民

出版社。

4. 《慈覺大師傳》卷 211，載《續群書類從》第 8 輯下，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1937 年版。

四、學術期刊、論文集

2. 李豫川（1999），〈日本高僧圓仁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禪刊主頁》第五期，頁 18-20。
3. 楊曾文（1997），〈圓仁和日本天臺宗〉，《中華佛學學報》第 10 期，頁 267-278。
4. 鄧仁有（2012），〈圓仁五臺山求法及在日本弘法〉，《滄桑》第一期，頁 61-63。
5. 林佩瑩著、釋妙江主編（2018），《五臺山信仰多文化、跨宗教的性格以及國際性影響力：第二次五臺山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新聞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